

梅雨时节

□元场

“黄梅时节家家雨，春草池塘处处蛙。”在这绵绵不绝的滴答和呱呱声里，一年一度的梅雨时节又到了。

初识梅雨是在二十多年前初中的地理课上，授课老师已到退休年龄，高、瘦、驼背，苍白面孔满含着温和与悲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当梅子挂满枝头即将成熟的时节，雨水就开始频繁拜访了，洋洋洒洒，无休无止。太阳虽然也会偶尔露头，不过会很快识趣走开。人们就在这潮湿的天气中劳作、生活，满带着雨水的气息。”老人口中的梅雨如诗如画，如烟似雾，纵横纷飞。

就像一枚种子，素未谋面的梅雨落进了我的心田，伴随着想象与梦想，迅速生根发芽：雨雾弥漫，繁花满地，灰瓦白墙，长巷幽幽，泛着亮光的青石板路，打着油纸伞的江南女子，檐头雨柱扑簌扑簌砸向地面，麻雀唧唧啾啾地往来穿梭。此情此景，月消岁磨竟挥之不去，连带着些喜悦和因喜悦而来的丝丝感伤。

真正见识梅雨已是十多年后了。

那年夏天我和妻跨越几千公里落户到了江南的这座沧桑古城。头昏脑涨地在酷烈高温里煎熬过盛夏，又挨磨过漫长阴冷的冬天，还没有来得及品尝浓浓的春意，梅雨就慢慢悠悠却步履笃定地入侵了。

先是云层聚集，灰蒙蒙的堆满天空；继而空气变得沉默而凝重，鸟雀们也突然安静无比，屏息低眉，像是怕，又像是期待——雨水终于从云堆里潇潇地漏下来，哗哗喇喇，不一会就浩浩荡荡挟裹了整个城市。但很快，它就换成了一副淅淅沥沥的娇弱模样。后来的二十多天里，梅雨一直这样接二连三没心没肺地变换着姿态，时大时小，或急或缓，沥沥拉拉没完没了地逗弄着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们。

蚊虫不离不弃。屋里，任你纱窗紧闭蚊帐高垂，甚至加上蚊香缭绕，都免不了被它叮个红肿，痒痛难禁；室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它们就马上投入轮番攻击，任你掌声啪啪，噬者们绝不犹疑，直扑目标，一叮即中，即使横尸掌下，却已口福大饱。每值此时，心绪不宁又百般无奈。潮湿闷热的气息无孔不入，发了狠似的要“霉遇”一切。躺下，席子、被单潮兮兮的；坐着，椅子、沙发湿漉漉的。稍一活动，衣服黏糊糊皱巴巴地裹在身上，像一层褪而不掉的皮。吃不踏实，睡不安稳，没着没落的厌倦烦闷，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沉郁。有时眼看着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满以为要来一场摧枯拉朽的疾风骤雨，可眼

巴巴盼了半天，只有几绺雨丝摇曳飘下，前奏和结果错位得令人发狂。至于那挂满枝头的梅子、石板闪亮的幽幽雨巷除了在梦里闪烁，更是无处可寻。

印象中的“梅雨”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霉雨”。

但我坚信这不是真的。一年，两年，三年，九年，残存的痴望换来的仍然是岁月蹉跎雨颜不改，我坚固的梅雨梦幻堡垒差不多要完全坍塌了。

一直到去年，在同样闷热潮湿的气息里，在即将束手待擒开启身心受虐模式的时刻，我闻到了花香。

浓郁的花香，正四处流溢，即使在室内，也能感到它汹涌澎湃的强悍激情。起始以为是幻觉，可香气愈发厚重饱满，实在捺不住诱惑，我出门寻香而去，发现其源头是那平时低调沉稳的女贞树，如星点闪烁的白黄花粒团团簇簇地挤满枝头，方圆几十米的地方皆被熏染浸透，腴香扑鼻。静立之中，细细品来，更多暗香浮现开来：有樟树，旧叶褪尽，新枝盎然，树干被冲刷得沟壑森然，通体幽香绵绵不绝；有杜英，满树苍翠中红叶点缀如火，枝头花色淡黄，浓香馥郁；有广玉兰，肥厚油亮的粗枝阔叶间白花闪烁，流香泄芳；合欢吐蕊，嫣红如雾，温香四溢；栀子花开，洁白如雪，清香漫道。风雨已起，沉醉中信步走去，道路两旁、围墙内外、广场公园、居民区里更多知名不知名的乔木、灌木和花花草草都在凭借雨势疯狂成长，吐香绽放。红叶李、黄山栾、石榴、石楠、紫薇、木槿……有花则酱赤紫白，有果则黄青红蓝，不花不果者则每每叶色多彩，树姿摇曳，三三两两或成行成列地散落于细雨中，自在坦荡。整个古城已成了花的五彩海洋、叶的斑斓世界，高大厚重的建筑物在雨雾中也显得海市蜃楼般飘逸灵动。

徜徉其间，天眼大开，以前年年岁岁此时此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风物都浮现出来：夜夜的蛙鸣，滴滴答答的雨水，晶莹剔透的卵石小径，蜗牛踟蹰独行，河水浮泛起点点泡沫，雷声轰鸣后闪电急速划过，灰色天空中一只白鹭傲慢地飞翔，鸟雀在树丛中翻腾穿越，啄食未净的果实噗嗒噗嗒地往下坠落，雨狂之际四处躲散雨淡后又沉浸其中不紧不慢的行人……

这才如梦初醒，我在蚊虫和闷热的围城中沉浸得太久太久，以至于这么多年错过了多少次和梅雨他乡遇故知的因缘哦。

于是，我一直含着无限的欣喜憧憬今年梅雨的到来。

正如现在，或坐或卧，或停或走，我都可以好好享受这无边的梅雨了。

自酿杨梅酒

□汪爱平

“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扎千株。”又是一年杨梅满山红，盼了一年杨梅采摘旺季的丈夫更显勤快，是对杨梅情有独钟吗？其实，他的醉翁之意是想把家中空置快一年的N只广口瓶，用自酿的杨梅酒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填得满满当当。

如果有人问我，你丈夫最大爱好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喝酒呀。可以说，喜酒、爱酒、乐酒，酒陪伴着丈夫每一顿晚餐，而在众多酒之中，杨梅酒是他的最爱。

盛夏晚餐桌上，丈夫在烹饪几个可口小菜后，往往动作敏捷地从广口瓶中取出几颗被白酒浸润的杨梅和适量红色液体，齐齐倒进一只大酒杯，再冲入冰啤酒，见杯中缓缓升起一股蘑菇状泡沫时，立马凑上嘴巴吮吸一口，并发出啧啧声，然而坐下来，

翻开准备好的书，悠悠自得地享受晚餐时光。

今年端午节，兄妹约定去慈溪一日游，说好随便买些杨梅，期间没能看到心仪的杨梅，决定上方家河头村杨梅山探个究竟，果然杨梅未到最佳采摘期，于是准备过些日子再去。去年受当地人邀请，曾自己采摘购买了几筐杨梅，后又驱车前往余姚买荸荠杨梅，自酿了很多杨梅酒。当丈夫心满意足地端详着密封好的瓶瓶罐罐杨梅酒时，我问，够了吗？他开心地连连点头，够了，够了。

酿制杨梅酒之前的准备工作，是丈夫一如既往的功课，早早开始去超市关注白酒行情，如有中意的高度白酒，便乐颠颠地往家中搬。丈夫爱杨梅酒无可救药，但却并不自私。当新鲜杨梅买回家时，他总低着头认真细致地把最大最甜最紫的杨梅挑选一大碗，洗干净供家人品尝，

剩余只要不是坏的，不论大小酸甜，一律清洗晾干泡制成杨梅酒。每到这个日子，我家那小小储藏间总被自酿杨梅酒的瓶瓶罐罐塞满，给喜酒的丈夫带来一个盛夏的欢乐与口福。等夏天过去不久，家中的杨梅酒也所剩无几了。

在家几乎滴酒不沾的我，却喜欢观察杨梅酒酿制演变过程的美丽色彩。每当杨梅入白酒，初时泾渭分明，互不交汇，慢慢地嫣红色一点点氤氲在清澈的白酒中，渐渐染上胭脂般的娇泽，至此杨梅酒的酿制才告完成。仿佛人生，从年少的稚嫩，到年长时的成熟；从迸发到沉淀的瓜熟蒂落；从天真到感性再到知性。气质涵于内而形于外的实现，人生才算圆满。

俗话说，“小暑杨梅要出虫”，夏至已经来临，小暑还会远吗？

诛蚊

□江泽涵

从二十楼搬到二楼，便常受起蚊子的罪。是夜，背和腿起了多个疙瘩。只要有一只蚊子溜进帐子，就别想再安睡。我挣扎下眼皮，一片漆黑，听觉和触觉的灵敏度便很快被睡意击溃。

嗡嗡声此起彼伏。“呀！”我顶起毯子几个倒腾，便没了声响，但愿是被扇死了。这些谬种哪那么容易丧命？嗡嗡复起，疙瘩渐增，我处于半醒状态：绝不止一两只！然而，此刻已吃撑了吧。于是，盖住裸露处，又懒得起了。

脚底板被咬了一口，我彻底醒了。我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圆，感觉喷出了火来，继而释放寒气：孽障！

掌灯。光明具有战胜

一切邪恶的力量，蚊子及它们的嗡嗡都止住了。床头这面帐子上歇着三只，体胖臃肿，呈暗色。我分明感到我的瞳孔缩了一下。我睡前用扇子驱逐过，帐子下沿也垫进了竹席下，并无因我睡觉不老实而撞出漏角来。其实，有些蚊子一早就潜伏在席子的内沿边上，扇风根本伤不着，我有时狠拍一遍边边角角，也无甚效果，它们就像虫子似的会爬。等我睡意朦胧时，就开始狂欢起来。

我轻吹了口气，两只飞了起来，慢极了，一拍掌，双双毙命，另一只也惊醒，慢悠悠飘起。横掌一封，另一掌推进，亦毙。如是，接连击毙靠墙帐子上的三只。床尾那两只，一动不动，我直接用指面拿住，一捏。

满手血腥，恶心但痛

快。

忽又惊起一只。细长、灰黑的身子，还不曾吸我血，是刚钻进来的。除恶务尽！一眨眼不见了，我的眼珠转得紧，左拍拍，右拍拍，就是拍不着。饿蚊子忒扁小，可见度低，跑起来却快，愣是打不着。见着停在了帐子上，我掀起汗衫甩过去，一击而中，寻找尸首，不知是死了，还是昏了过去，总之是躺下了。

从哪里进来的？看帐子口，一只蚊子正在挤进来，当真无孔不入。我已顾不得会否弄脏帐子，一指弹死了它。洗净手。我取来五个铁夹一列夹紧帐子口。

一觉睡到自然醒。我静视已消肿的疙瘩，夜里就该趁早打起精神来诛蚊，除恶不但要完尽，更要趁早。

